

我的畫家母親，李芳枝

My Mother — The Painter Lifang

文、圖 —— 李芝秋 Theobald Tsoe Ziu Brun
中譯 —— 張至維 Eric Chang



孩提時期，我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藝術圈的人，也不明白我們家與眾不同之處。不僅我的母親李芳枝是一位畫家，父親漢斯·布朗 (Hans Brun)¹ 也是。

他們相識於 1961 年的巴黎。她的臺灣護照核發日為 1959 年 10 月 17 日，² 僅有兩年效期，到期日為 1961 年 10 月 16 日，那是法國政府提供給她獎學金的期限。母親是第一位獲得該獎學金的臺灣女性。

她的法國簽證於 1959 年 8 月 3 日批准，並於 1959 年 10 月 20 日取得——1959 年 10 月 31 日，母親抵達巴黎奧利機場。待在巴黎的那段期間，她與班上同學造訪了拉斯科洛洞穴 (Lascaux Caves) 等幾處法國知名的地點。1961 年 7 月，³ 她獨自前往瑞士，搭乘火車至策馬特 (Zermatt) 觀賞高納葛瑞特冰川 (Gornergrat Glacier)。1962 年 2 月 12 日，她再次前往瑞士，從巴塞爾火車站入境。⁴ 1962 年 5 月 9 日，她在大使館的許可下，第三次前往瑞士，經巴塞爾入境。這回不是為了旅遊，而是要和我父親結婚。婚禮在琉森州諾伊恩基爾赫的市政辦公室前舉行，而不是教堂，那天並未留下任何一張照片，推測是因為母親當時已經懷孕了。⁵

她在巴黎藝術學院 (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-Arts) 的學生證於 1959 年 11 月 14 日發放，上面註記了讓·蘇維比 (Jean Souverbie) 是她的



1965-1966年，李芝秋分別與母親李芳枝、父親漢斯合影於瑞士聖維塔萊河村 (Riva San Vitale)，Charles Redfield 攝影。

老師。⁶ 通過申請，母親將學生證的效期展延至 1962 年 2 月 15 日，她在巴黎的住處是一間位於第八區瓦格蘭大街 20 號的工作室，靠近凱旋門一帶。

從臺北啟程時，母親並未攜帶很多行李，只有幾件衣物、一些郵票（偶爾出售）、美元現金，以及 30 餘張小幅的粉彩畫作——主要多為她在基隆一帶所繪。這些畫作隨著她一路從臺北到巴黎，再從巴黎到琉森，最後定居聖彼得羅堡 (Castel San Pietro)。2017 年，我在她的住處裡找到它們；其中一幅畫的是「臺北總統府」(1957)，已捐贈給臺北市立美術館；還有一幅《臺灣風景》，在她輾轉的搬遷中倖存下來，創作年代是 1958 年，描繪臺灣某處的道路，路旁有房舍，或許正值日落時分，天空極美，出現紫紅兩色霞光，前方立著一對電線杆。

母親原本計畫於 1961 年 10 月或 11 月返臺，家人安排她和一名國民黨的幕僚相親，所以與漢斯的婚事完全不在預料之中。我想她應該是在那段時間遇見我的父親，墜入愛河，並且懷了身孕，從此改變她的人生——兩年法國的短暫停留，意外變成歐洲的終身生活。母親只於 1991 年返回臺北一次，就在外婆曹葉病逝前不久。她告訴我，外婆（李春火之妻）起先打算在 1962 年親自來瑞士把我們（母親和我）帶回臺灣，但最後並未成行，我出生時，臺灣那邊也沒人前來探望。1980 年代初期，她的長姊米珠來看過她好幾次，像是這張 1982 年 5 月拍的照片，當時她們一起去了雪朗峰與米倫一帶 (Schilthorn-Mürren)，畫面可以看到母親正在現場素描。



《臺北總統府》，1957，粉彩、紙，26.5 x 35.5 cm，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


《臺灣風景》，1958，粉彩、紙，25 x 20 cm

1959 至 1961 年，她在巴黎期間的創作主要為抽象畫，例如 1960 年的《三國之戰》(Guerre des trois royaumes)；⁷ 這件作品於 1961 年在泰德斯科畫廊 (Galerie Tedesco) 與所有獲得留法公費的學生一起展出。⁸ 另外，1960 年的《龍鳳》現藏於臺北市立美術館，2013 年在該館策展人雷逸婷策劃的「台灣現當代女性藝術五部曲，1930-1983」中展出。1962 至 1963 年，母親從巴黎搬到瑞士，加上我於 1962 年的 8 月出生，因此沒有什麼時間創作。1964 年，她再度投入繪畫，直到 1970 年，風格皆偏抽象，期間有兩件油彩，一是《秋天》(1968)，⁹ 一是《無題》(1969)，¹⁰ 日前正在「動作、手勢、繪畫：1940-1970 年代女性藝術家與全球抽象主義」(Action, Gesture, Paint: Women Artists and Global Abstraction 1940-70) 中展出。該展於 2023 至 2024 年在歐洲巡迴，首站是英國倫敦的白教堂畫廊 (Whitechapel Gallery)，接著是法國亞爾的梵谷基金會美術館 (Van Gogh Foundation)，最後則是德國的比利菲爾德美術館 (Kunsthalle Bielefeld)；¹¹ 不少文章藉此盛會深入探討女性抽象畫家，自然也述及母親這段時期的創作，我就不再多所著墨。唯一能說的是，我喜歡母親的抽象畫，因為我對它們很熟悉——從兩歲開始到八歲為止，我一直看著她創作，今天家中仍舊掛有許多母親的抽象畫，尤其在他們位於瑞士提契諾州的聖彼得羅堡老舊的小房子裡。¹² 母親告訴我，有些畫是她一面抱著我一面創作的。除了繪畫，1960 年代她也創作了一些不錯的陶藝，她最愛的主題是龍，現在我手邊還有一個造型是龍的陶器 (1960)，尺寸大約為 28 x 23 x 23 公分。另外，她也燒製一些小盤與花瓶，母親在巴黎有一個窯，後來在瑞士聖維塔萊河村 (Riva San Vitale) 也有一個。

17 歲以前，每年夏天我都會在琉森州的森帕赫站 (Sempach-Station) 度過，那裡有一個叫做「霍夫曼」(Hohforen) 的小農場，至今仍然住著我的叔叔魯迪 (Rudi) 和他的妻子多莉 (Dorly)，還有祖母貝爾塔 (Berta)，夏天我待在農場的時候，都是她在照顧我；而這一點，關係到我父母的創作。因為他們得以在長達三個月的漫漫暑期裡，擺脫家庭責任，到瑞士各地旅行，主要去恩加丁河谷 (Engadin) 的村鎮，包括錫爾斯瑪利亞 (Sils Maria)、鄰近的聖莫里茨 (St. Moritz)、瓜達 (Guarda)，以及阿韋爾斯、克雷斯特與尤夫一帶 (Averstal-Cresta-Juf)，¹³ 還有瓦萊州 (Valais) 的洛書堡山谷 (Lötschental)、伯恩山 (Bernese Alps) 的貝阿滕貝格 (Beatenberg)、¹⁴ 西門塔爾山谷的倫克 (Lenk im Simmental) 這些地方踏青，隨身攜帶水彩在戶外寫生——見 1960 年代末一些瑞士國家公園的照片。他們幾乎每年回到那裡，通常會先步行一至二小時，再找一個理想的景點，畫上三到四小時，順便享用野餐，吃些米飯、蔬菜和蛋，然後返回他們在當地的落腳處。¹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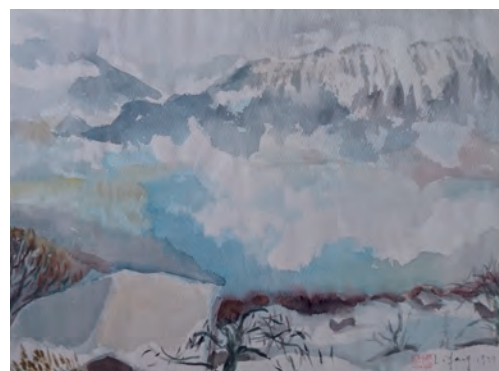
《無題》(三國戰爭)，1960，無題，油彩、畫布，53 x 37 cm，M+ 收藏



《龍》，1960，陶，28 x 23 x 23 cm



尤夫 (Juf, Avers), 1975, 水彩、紙, 36 x 50 cm; 此作刊載於 1977 年,《婦女雜誌》頁 128, 圖說寫道: 李芳枝筆下歐洲最高的村莊, 位於海拔二千三百公尺。



《從貝阿滕貝格欣賞圖恩湖》(View on Lake Thun from Beatenberg), 1977, 水彩、紙, 36 x 48 cm; 此作刊載於 1977 年,《婦女雜誌》頁 128, 圖說寫道: 瑞士中部的雪景, 題為《遊雲》。

1970 至 1980 年代初, 具象時期

母親的抽象路線一直延續至 1969 與 1970 年間, 但早在 1965 年, 她的風格已經開始轉化, 變得更加具象。當時我們前往瓦萊州一處非常偏僻的洛書堡山谷, 為此她畫了一幅十分秀麗的水彩, 描繪法夫萊爾阿爾卑山村 (Fafleralp) 草地上的小碎石塊,¹⁶ 看來頗具日式庭園的況味, 卻沒有其墓園一般的佗寂氛圍, 而代之以生機盎然的草地。從這幅水彩幾乎看不到原先的風景, 但如果你曾經親臨現場, 就可以在畫中認出。



左圖:《秋草潤心》, 1982, 21 x 20 cm



右圖: 畫作背面以義大利文、中文及拼音題寫品名。



《海葵花》, 1984, 油彩、畫布, 33 x 46 cm

我最喜歡的，還是 1970 年代的水彩和油畫，因為我對這些作品的記憶更深，其中有的仍然存放家中；相形之下，我對抽象畫作的印象就比較模糊，好像在夢中被迷霧籠罩一般。1971 年，我的父母在聖彼得羅堡買下一小塊土地，用石頭與木材自己蓋了一棟房子，類似典型瑞士山間小屋與日式木造住宅的混合。房子被大自然所環抱，一覽無遺的落地窗不加遮簾，因此，母親許多油畫都是描繪窗外的景觀，猶如從日式房子裡看出去一樣。每年春天，客廳窗前總是繁花盛開：綻放的銀蓮，有時伴隨著鳥或蝴蝶，就是她最愛的題材之一。¹⁷ 在家的創作主要是油畫或大幅水彩，戶外或旅遊時的寫生則是中型的水彩，大約 38 x 50 公分。另一件我最喜歡的作品繪於 1982 年，也是她最小的畫作，尺寸僅有 20 x 21 公分，非常適合隨身攜帶，掛在船上或飛機上，儘管目前為止我尚未試過。¹⁸ 這件作品的標題是一句短詩 *Autunno erbe riscaldare il cuore*，中文意思「秋草潤心」，畫面上是晚夏繽紛的各色鮮花。母親愛花，會在畫作的背面或另一張紙上，甚至用貼紙記下她們的拉丁名稱。可惜其中許多已經佚失。

在這些我所鍾情的畫作當中，還有一幅我也十分心儀，就是 1971 年的《舊時月色》（原文為 *Noree by Night*，諾里夜色）。¹⁹ 母親精心繪製了將近三個月，這件作品描繪晚間景觀，有葡萄園以及一片玉米田：許多葉子都是一片一片畫上去的，風格類似瑞士浪漫主義畫家羅伯·宗德 (Robert Zünd, 1821-1909)，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一隻松鼠從樹上往下跑，寫生的地點是屋外的陽臺。遺憾的是，由於周遭大多已被劃為獨棟或多戶住宅用地，這片景觀不復存在。1971 至 2015 年，母親家一向遺世獨立，但現在，房子的正前方預計將蓋滿八棟豪華的公寓大樓。²⁰



《克羅塔谷》(Val Della Crotta)，1975，油彩、畫布，60 x 50 cm



《舊時月色》，1971，油彩、畫布，37 x 50 cm

2000 年前後的神秘時期

母親晚期的風格——大約 2000 年左右的作品——逐漸變得不那麼具象，尺寸也較大，通常有 80 x 80 公分。由於視力漸差，加上每週要花時間練習太極拳，無法再像過去那樣，耗費數月經營一幅小畫。因此，她把重心轉移到構圖、色彩及其意義上；這些作品目前主要都在歐洲，我稱之為她的「神秘主義時期」。舉例來說，她會在藍天上畫一個陰陽的符號；也對藝術之外的領域感興趣，像是占星術；並於 1991 年或 1992 年間造訪了巨石陣（從照片中可以看見母親在此寫生）。2000 年前後，她描繪了許多樹，值得一提的有：四季中的春、夏，尤其是秋日用水彩所畫的栗樹，油彩的話，多半是木蘭或盛開的果樹，例如 2002 年的《綻放的花樹》(Blossoming Tree)。



《日蝕》，1998，油彩、畫布，80 x 80 cm



《自畫像》，1992，油彩、畫布，68 x 77 cm，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


《玉蘭花開》，油彩、畫布，80 x 80 cm

師長與朋友的影響

影響我母親最大的，是一位來自法國的支持者與收藏家安德烈·康一沃爾夫 (Andre Kahn-Wolf)。²¹ 他手上有幾件母親的作品，並將其中一件連同其他藝術家的作品，一併捐贈給法國的美術館。1960 年代末左右，他曾去信母親，內容大意是：「妳問我該畫些什麼，為何不試試點描派的風景呢？」²² 父母在瑞士定居後，決定靠藝術謀生。母親的法國獎學金只提供到 1961 年底，臺灣那邊可能也幫不上忙；臺幣在這裡無法兌換，家人也沒辦法繼續資助。同樣身為畫家，父親曾在工廠兼職三個月，不過，主要他們還是

堅持以自己的創作維持生計，而不是退而求其次，擔任美術老師或接案繪製肖像畫；為此，他們不得不調整路線，放棄抽象風格，專攻具象的風景和靜物，這樣作品在瑞士比較有人會買。1960年代初，抽象畫雖是時尚的象徵，但在琉森或提契諾州的鄉下一帶，仍然很難出售。只有一位來自蘇黎世克洛滕的收藏家，讓一皮埃爾·吉塞爾 (Jean Pierre Gysel)，向他們購買了數十幅抽象畫作。

於是母親很自然地將目光轉移到瑞士風景、花卉，以及偶爾的靜物上。她還說，抽象畫的結果太過隨機，是時候放棄了。我個人並不認為她的抽象畫是隨機的：它們通常不是百分之百的抽象，而且涉及了一定的技巧，例如1969年繪製的一幅藍紅相間的《無題》，畫面不只一層，可以看出結果並不隨機。

在法國，除了她師從的蘇維比之外，當時住在巴尼奧萊一處公寓的畫家朱德群，也對母親頗有影響，特別是她於1960至1968年間創作的抽象水彩。在這些作品裡，顏料被水帶動，隨機渲染溶合，效果類似她的老師朱德群的一些繪畫。母親還提到，她在臺灣的老師當中，有一位是末代皇帝的堂兄溥心畬，當時在臺北教書。

另一個啟發母親的來源是像史特拉汶斯基 (Igor Stravinski)、巴爾托克 (Bartok Bela)、拉赫曼尼諾夫 (Sergej Rachmaninov) 這些當代古典音樂大師，以及摩登爵士四重奏 (Modern Jazz Quartet) 的作品。她每年都會參加盧加諾的爵士音樂節 (Estival Jazz) 與阿斯科納爵士音樂節 (Ascona Jazz Festival)，並在聽賞音樂的同時，畫下許多演奏者的速寫。²³ 她最喜歡的音樂家包括邁爾斯·戴維斯 (Miles Davis)、溫頓·馬沙利斯 (Wynton Marsalis)、奧斯卡·彼得森 (Oscar Peterson) 等人。



《農莊內園》，1972；1972年於瑞士畫廊展出之油畫。



《無題》，1969，油彩、畫布，39 x 50 cm



《無題》，1967，水墨、水彩、紙本

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

爵士音樂節素描，2003-2007，鋼筆、紙，
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
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

李芳枝與漢斯於聖莫里茲水療中心 (Heilbad-
zentrum St. Moritz) 展覽請柬，1982.01.08-01.
30；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。

母親和父親兩人與其他藝術家、畫廊主、藝評家的接觸有限，因為不喜歡那些藝術家波西米亞的生活方式——每次都帶著不同女友出現，徹夜聊不停……。1960年代在巴黎時，她曾獲邀與法國演員羅伯特·侯賽因 (Robert Hossein) 合拍電影，²⁴ 但母親希望能專注於自己的創作上，所以婉拒了。她與父親都過著非常規律和健康的生活，作息正常，吃飯睡覺的時間固定，不抽菸也不喝酒。母親極具魅力，父親不太讓外人踏進家門，因為他們對她比較感興趣。如果有藏家要向她購買作品，他會說那是他們喜歡異國風情。1970年代，那時家裡還未裝設電話，某天，瑞士聯邦藝術委員會的主席突然不請自來，父親把他打發走後，對方沒多久又折返，代表公家機關選了兩幅母親的畫作。²⁵ 父親大為失望，說這人根本不懂藝術。除了前面提及的師友，母親也受到一些無緣得見的藝術家啟發，例如：索尼亞·德洛內 (Sonia Delaunay) 的色彩理論，梵谷運用絕對純色的手法，以及漢斯·梅姆林 (Hans Memling)、康斯塔伯 (Constable)、達文西、雷諾瓦、高更、畢加索和孟克。據我所知，她用的顏料是荷蘭泰倫斯 (Talens) 旗下的品牌，直接從管子裡擠出來作畫，不像父親會先調色。毫無疑問，影響母親創作歷程的前輩、師長與友人一定還有許多，遺憾的是，由於篇幅所限，未能一一提及，若有遺漏，在此表示誠摯的歉意。

成長經歷與藝術生活

母親的童年在日治時代度過，小學接受日本教育，班上只有她與周月坡和呂金環為臺灣人。終其一生，她都和日本同學維繫著良好的情誼，特別是大浦 (Ohura Sue) 與松本 (Matsumoto) 兩位女士。雖然從未去過日本，但母親會和她們相約在瑞士一起旅行。二戰結束後，原先在臺灣的日本老師被迫全數遣返，對此她感到十分失落，也不喜歡臺灣人向他們投擲石塊的行為。戰爭末期，美軍轟炸臺北，全家躲到外曾祖母位於士林的農場，因為食物不夠，不得不在樹林中挖樹根果腹；在學校裡，日本人會強迫他們整天坐在廣場上，只給一碗飯吃。母親除了喜歡藝術之外，還是一名出色的游泳運動員，曾經贏過幾場比賽。她經常在基隆附近的太平洋或東海岸一帶游泳；有次還被一隻蝠鱝覆在身上，跟她一起游了一會兒。平日都跟花鳥、蟲魚、動物們交談，林間散步回來時，會聽到她說：「我遇見了這隻鳥……」。

母親從小在臺北老城區，靠近龍山寺的萬華長大，後來住家被政府徵收，原地改建廣場或是拓寬道路。她的作品被歐亞幾個美術館收藏，包括臺北市立美術館、高雄市立美術館、西九文化區 M+、瑞士穆吉奧山谷民族博物館 (Museo Etnografico della Valle di Muggio, MEVM)、法國斯特拉斯堡美術館 (Musées de la Ville de Strasbourg)、法國羅昂堡的卡恩－沃爾



左圖：《中秋》，1982，油彩、畫布



右圖：《懷念祖母之鄉士林》，1991，油彩、畫布，67.5 x 76 cm，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
夫典藏 (Collection Kahn-Wolf, Chateau de Rohan)、²⁶ 德國比勒費爾德美術館 (Kunsthalle Bielefeld Germany) 以及法國穆然的藏家克里斯蒂安·萊維特 (Christian Levett Collection in Mou-gins France)。

嚴格來說，母親既不是西蒙·波娃 (Simone de Beauvoir) 或維吉尼亞·吳爾芙 (Virginia Woolf) 那樣的女性主義者，也不曾抱怨女性在藝術或生活中的地位。對她而言，無論性別與種族，人人擁有平等的權利，皆可隨心所欲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了——雖然在日常生活裡，面對丈夫與兒子，準備三餐的時候，就必須有所妥協，不得不將畫畫與寫作擱置一旁。父親嫉妒母親以及她的作品，於是極盡可能地限制她，像是擺在一個玻璃罩箱裡圈養一樣。他在家裡也幫忙打掃、洗衣和買菜，儘管村裡女人會取笑他。60 歲後，母親才獲得更多的自由，不再需要交代去處或報備遠行。2013 年父親離世後，母親靠自己過著獨居的生活，但僅僅維持兩年。從很多方面看，她都不算是一個實際的人，經常會忘記喝水或吃飯，有時只記得買吃的給我們的狗，卻沒買給自己。母親很少抱怨自己的財務狀況，姨丈經常問她：「為何落入這種境地？」她總是回答：「因為我是傻子。」意思是她嫁了一個藝術家，她的丈夫是農家子弟，不是富商。2015 年起，住在養老院的時候，她會畫一些小幅的水彩，直到 2017 至 2018 年左右。後來她開始告訴別人自己未婚，而且從事國際房地產業務（完全不是事實）。我拿父親的照片給她看，她的評語是：「那個一天到晚要東西吃的煩人傢伙。」

2020 年 12 月 19 日，母親在瑞士索倫戈 (Sorengo) 去逝，並長眠於瑞士聖彼得羅堡的墓地，但她的藝術仍然與我們同在。



約 1980 年代，「芝廬」餐廳；牆上右邊作品掛著《秋草潤心》(1982)。

李芝秋 Theobald Tsoe Ziu Brun

雙親為李芳枝與漢斯·布朗 (Hans Brun)。1962 年生於瑞士琉森 (Lucerne)，家中獨子，先後在蘇黎世大學 (Zurich University) 與聖地牙哥大學 (University of San Diego) 攻讀法律，並於瑞士盧加諾 (Lugano) 開設律師事務所。現居盧加諾，與妻子育有三名子女。年少時期，常協助父母佈展、運送作品、或在展場與觀眾聊天。1999 年，替父親策劃展覽及出版畫冊；2000 年左右，又為雙親各自建立專屬網站，介紹其生平與作品；2017 年至今，已藉父母生前的工作室，為其策劃了五檔展覽。李芳枝慣用中文書寫日記，並以中日兩種語言和親友信件往返；1992 年在臺北舉辦個展的作品仍留在北投。有鑑於此，李芝秋認為，母親的故鄉臺灣是這批文獻與作品最好的歸宿，於 2022 年捐贈臺北市立美術館。

* 原文以英文寫作，Craig D. Stevens 審訂，張至維中譯

- 1 漢斯·布朗 (Hans Brun)，瑞士畫家，1939 年生於霍恩賴恩 (Hohenrain)，2013 年卒於門德里西奧 (Mendrisio)。
- 2 李芳枝的護照編號為 TK 109626，由臺灣外交部發照。
- 3 李芳枝的瑞士簽證於 1961 年 7 月 19 日在瓦洛爾比火車站 (Vallorbe train station) 簽發。
- 4 當時她還順便與日內瓦科拉特里街 10 號的 D. Benador 畫廊聯繫，於 1962 年 4 月 2 日委託對方代理三幅油畫：《鳳凰》(Phoenix, 1961)、《福爾摩沙旋律》(Melodie de Formose, 1961) 以及《龍鳳》(Phoenix et Dragon, 1960)。
- 5 母親肚子裡的人是筆者李芝秋 (Theobald Brun)，1962 年 8 月 29 日生於琉森。現居瑞士盧加諾。
- 6 讓·蘇維比 (Jean Souverbie, 1891–1981)，法國畫家、教授。
- 7 香港西九文化區 M+ 博物館於 2018 年收藏。
- 8 見《留法公費畫家與雕刻家聯展》(Exposition des Boursiers Etrangers du Gouvernement Français) 展覽專輯，展期 1961 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30 日，地點為巴黎第八區弗里德蘭大道 21 號的泰德斯科畫廊 (Galerie Tedesco)。
- 9 德國比勒費爾德美術館 (Kunsthalle Bielefeld Germany) 收藏。
- 10 里斯蒂安·萊維特 (The Christian Levett Collection)，2023 年收藏於法國穆讚。
- 11 「動作、手勢、繪畫：1940–1970 年代女性藝術家與全球抽象主義」展期到 2024 年 3 月 8 日。
- 12 母親於 1966 至 2015 年居住在聖彼得羅堡，2015 至 2020 年居住在盧加諾與索倫戈。
- 13 見 1977 年的水彩《尤夫》(Juf)，36 x 50 公分，家屬收藏。
- 14 見 1977 年的水彩《從貝阿滕貝格眺望圖恩湖》(Thunersee aus Beatenberg)，36 x 48 公分，家屬收藏。
- 15 他們一開始睡在車子裡，一輛雪鐵龍 2CV，後來則在租來的公寓或酒店過夜，像是聖莫里茨的郵政旅館；有時他們會用水彩畫換取住宿。
- 16 《法夫萊爾阿爾卑斯山村》(Fafleralp)，1965 年，水彩、紙，28 x 39 公分，家屬收藏。
- 17 例如《銀蓮花》(Anemone)，1984 年，33 x 46 公分，家屬收藏。
- 18 旅行期間，攜帶小型畫作裝飾住宿客房是件美事，可惜因為海關與增值稅的問題，我們只能攜帶衣物、珠寶、手錶或裱框照片上路。
- 19 作品收錄於 *Finestre sull'arte 2022*, Salvioni Edition, 2022, 頁 226–227。
- 20 遺憾的是，地方政府不了解土地對於未來世代的價值，或是明明知道，卻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下做出決策。
- 21 安德烈·康－沃爾夫 (Andre Kahn-Wolf)，現居巴黎。
- 22 請參考母親的文獻檔案，臺北市立美術館收藏。
- 23 請見她在臺北市立美術館的素描收藏。
- 24 羅伯特·侯賽因 (Robert Hossein, 1927–2020)，法國男演員、電影製片人。
- 25 瑞士聯邦藝術委員會主席雷莫羅西 (Remo Rossi)，本身也是一位藝術家。由瑞士聯邦內政部門於 1972 年 9 月 26 日發出一封信函，可以確認羅西當年購買了兩幅母親的作品。
- 26 見 1965 年 11 月 24 日斯特拉斯堡美術館致母親的信函，署名為 J.L. Laure。